

宜蘭地區漢化的噶瑪蘭族初步調查

阮昌銳

噶瑪蘭族自稱 Kavalan 文獻上有蛤仔難、蛤仔欄和噶瑪蘭等不同的稱呼，皆番語之音譯。該族在人種上是和臺灣其他土著同屬於原馬來族，其語言屬於南島語系中之印度尼西亞語，文化亦屬於印度尼西亞文化，從其起源傳說上亦可看出其來自南方島嶼。其原始社會為母系社會，行招贅婚制，子女從母居，夫從妻居，男子長大出贅，女子承繼家產，男子因出贅而喪失承繼權。傳統生產方式是農漁兼重，位居海邊者以漁為主，離海邊稍遠者則以燒田農業為主，婦女是農業上的主要工作者，捕魚則為男子專業，宗教信仰以祖靈崇拜為主要特色，有以粟為中心的歲時祭儀以及交通靈與人之間的祭司和巫醫。

在荷據時，(一六五〇)大小共有三十九社，一、五九八戶，共八千人，在清道光年(一八二一)該族以濁水溪為界分為溪之北(即頭城、礁溪、宜蘭、壯圍等地)為西勢共二十社，人口二千二百六十二人，溪之南(即羅東、五結、冬山、蘇澳三星等地)共十六社，人口三千三百零七人，全部共五千五百六十九人，到民前三年(一九〇八)共有四十五聚落六百九十八戶，二千八百四十三人。從這些人口的數字中可看出宜蘭平原上的噶瑪蘭人是在日漸遞減中，遞減的原因，我在「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臺灣文獻十七卷第一期，民國五十五年三月，pp. 22-43)一文中指出，戰爭、疾病、和經濟等三大原因，促使噶瑪蘭族自然和人為遞減和向南遷移，南遷為今在花蓮地區的加禮宛人 Kaliauan。在該文內，我沒有詳述關於噶瑪蘭人受漢人同化，而成為「漢人」的情形。

今年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凌純聲先生的指導下，從事臺灣平埔族漢化研究，筆者自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起至十二月三日止先後在宜蘭縣境內的頭城鎮、礁溪鄉、宜蘭市、莊園鄉、羅東鎮、三星鄉、冬山鄉、五結鄉、和蘇澳鎮等九鄉鎮(市)對已漢化的噶瑪蘭族作一初步的調查。

這一次調查的目的有三，其一，調查宜蘭地區現存的噶瑪蘭族人分佈的情形，還有那些地方還有該族的族人，尚有多少人？其二，能否從老人的口中獲得一些固有文化的原貌，其三，噶瑪蘭族在宜蘭平原上漢化的情形，到底漢化到什麼程度？

一一

到了田野之後，第一個難題是什麼地方有噶瑪蘭人？也就是到那裡去找？這是與做高山族的田野工作不同的地方，因高山族很顯然地他們是生活在某一社，一問就知，而他們自己亦承認，但到宜蘭訪平埔却不同，如果你到一鄉村問什麼地方有「平埔番」，當地人立刻就答覆你：「很古早是有，現在都沒有了，如果有也早變作我們『人』」。我為了去找那裡有噶瑪蘭人，因此，我試用下列諸法同時應用，也可作同仁們作類似工作之時參考。

(一) 查閱文獻資料

從文獻資料上去尋找舊有番社的分佈，和其現在的地名，因此，可知道大體上何處有平埔番的分佈，但是有時，因為遷徙的關係而沒有平埔族居住其間，如分佈於頭城鎮的竹安里的打馬烟社，在民前三年的調查中，其人口尚有三〇戶，一二〇人，但今年（五十七年十一月二〇日）我去時，已全無 Kavalan 人，只有兩個曾為 Kavalan 人收養過的漢人老婦還居住在那裡，所以專靠文獻也是找不到的。

(二) 請鄉公所民政課，戶籍課協助

先從戶籍課尋找關於日據時期的戶口資料，內有「平」字者即可知其為平埔番，再請民政課里幹事協助，去尋找那些已為人們所遺忘的平埔人家，這是比較好的方法，但由於鄉鎮公所職員本身業務繁忙，他們也不能作長時間的協助，不過，他們都甚願幫忙，這也是我們要感激的，頭城鎮的民政課阮課長，莊園鄉的民政課陳課長，三星鄉戶籍課鍾課長等都給筆者莫大的協助。

(三) 訪問當地耆老和鄉紳

每一個曾經為噶瑪蘭人居住過的地方，我皆去拜訪當地的村長，請村長找一頭腦清楚的漢人或 Kavalan 的老年人，然後由這老人告訴我那些地方尚有幾戶，戶長是什麼人，五結鄉的張方燦校長給筆者在這方面的幫助很大。

(四) 從姓名上去推測

噶瑪蘭人有幾個專有的姓，即是偕、潘、吳、胡、振、朱、劉等，姓偕是因為他們當馬偕牧師在宜蘭平原上傳教時信了基督教的長老會，因此，他們就改姓偕，潘是因為「番」字的關係，其他是隨漢人姓，如吳隨吳沙姓，Kavalan 人是使用襲名制，他們是行祖孫同名，叔侄同諱，因此，在男子名中若有 ayaoutai, kulao, vayas, akin yano, vahok, nalis, 女名 ipai, avas, api, ilau 等音譯漢名，如男名龜流 (Kulau) 女名伊擺 (ipai)，所以我有時去問誰姓偕，誰姓潘，或說出名字，當地人就會告訴我「你是問甚麼人家的阿公或阿婆嗎？」或住在某地方的某人是姓潘。

(五) 到教會去找

噶瑪蘭人因其宗教信仰受基督教的影響，因此，我也到教會去找，傳教士可提供教徒名冊，從其名冊中，我可找到噶瑪蘭人，在頭城、在五結、三星我都去訪問教會，得到傳教士的幫助，而找到了一些沒有用其他方法找到的 Kavalan 人。

(六) 從祖先牌位上去驗證

漢化相當深的 Kavalan 人在家裡是擺着祖先牌位（公媽牌），當我們要去證實這一家是否確是 Kavalan 人我們可以從公媽牌上的名來看，若是漢人則在蘭陽地區多為金蒲、龍溪等，但是 Kavalan 人則多寫宜邑（宜蘭），或鄉名，如三星、五結、或寫皇華（可能指皇帝子孫華夏民族）或皇民。因為有時到一家是姓朱、或胡、林，這些是漢人的姓，有時不敢確定，是否為平埔，因此，先去看一看該戶的祖先牌，去驗證一下，然後再問也是有助的。

以上是我使用於宜蘭平原上去找尋或識別 Kavalan 的一些方法或經驗，或許有資於同仁們對其他平埔族調查的參考。

在宜蘭平原上，漢人對平埔族只是有其名，而他們對 Kavalan 人的態度是「相同」的，並不加以歧視，平常也不覺得他們是番，而平埔番亦自認為是「人」，當你指出他是番時，有時是會生氣的。筆者常以「我是研究我們 Kavalan 人歷史」自居，在田野中觀察法與訪問法同時並用，在每一村落作一兩戶的系譜。筆者在說明來意之後，先用 Kavalan 的親稱 tana (父) tina (母) 來稱呼所見的老人，同時說幾句簡單的 Kavalan 寒暄的話，說幾個單字，這些老人，在小時候或許聽到其父母偶而講過之外，已經多年不曾聽過了，因此當他聽到這些簡單的語調，他們是驚奇的但也是很高興地，尤其是親稱的使用，友善的關係是立刻就建立起來，他們就會回答你所問，有時還會講得更多，超過你所問的，這時候或許是我們做田野工作的人最高興的時。他們都是極為客氣，在吃飯的時候一定要留我在家吃飯，我常加以婉謝，有時也留下與他們一道吃飯，也是做漢化問題很好的資料，有一次中午飯在一家吃，雖菜飯在質方面較差，但是量方面是足夠的，但令我有興趣的並不是味道，而是注意吃時的習俗，他們有其固有的男女老幼聚在一起吃的習俗，但也加了年青婦女替男子裝飯的漢人習俗，當然第二天我也買了些禮物回敬。

宜蘭平原上現有的噶瑪蘭人已不多，其人口據我初步估計約八〇〇餘人，頭城鎮、宜蘭市、羅東鎮和蘇澳鎮是相當有限，可辨認者在一〇戶以下，礁溪（三五戶），莊園（三一戶），三星（四五戶）和五結（三二戶）四鄉分佈較多。而這四鄉各有數處 Kavalan 人集中居住如礁溪鄉之大竹園，莊園鄉之新社、廊後，三星鄉之月眉和天送碑，五結鄉之流流和加禮宛，等處尚有十餘戶聚集在一起，自成一特殊之聚落。聚落多成長橢圓形，周圍種竹，尚保存其若干完整性。這是我所了解的第一個目標，但是，由於時間的限制，每個鄉鎮只能化一天或兩天的時間，同時鄉下交通不便，作較詳細的調查較為困難。雖然，距離我預期的結果尚有一段距離，但是我也發現幾個地方或可供作深入的漢化調查的。莊園的新社村有 Kavalan 一七戶，是從事水田農業為主的 Kavalan 人。五結的流流社是漁農並作的 Kavalan 聚落，共一二戶，其附近之加里宛社亦為漁農並作之聚落共八戶。三星的月眉或天送碑是佃農的傭工的聚落。這三類不同職業的聚落，由於其所處的地理環境的不同，他們同樣地受到漢化但其間會有這種差別，如果將來對其作深入的調查與分析之後，可有更多的發現，對平埔番漢化問題之研究可能有更多的幫助。

我的第二個目標，是想從 Kavalan 的老人口中得知一些其固有文化的原態。由於時間的限制，未能對老人們作詳細的訪問。只是粗略的知道他們過去是一個母系社會，行招贅婚為常則，結婚叫 Patanan，婚年女性一五歲左右，男性在一八歲左右，嚴行一夫一妻制，婚前自由戀愛，得其舅父 vake 和父母同意而成立，婚後夫從妻居，子女隨母居，以三代同堂的家族 Pilapao 為理想形態，親戚稱 Kana-suani，父叫 tana，母叫 tina，兄弟稱 Kakai，姊妹稱 Zani，祖父叫 vake，祖母叫 vaci，命名制度行襲名制，有一定之名譜，名有性別之分，以與親之親，和親之第一旁系同名為常則。各部落自成一自治單位，有頭目，清時改稱 Patsian（保正），另有 Sufi (G.) 協助頭目推行行政，頭目為村人所選，部落內無特殊階級，但有以貧富為基礎的社會階級，富者稱 hayali，小康者稱 alayai，貧者稱 Sapai，最貧者稱 Sasapai，貧者多為懶惰的人，為部眾所不齒，噶瑪蘭人原始生產方式以地域而異，近海者農漁並重，近山者農獵兼作，農以旱田燒墾，小米、陸稻和甘藷為主要作物，近山者的狩獵不如近海者捕魚為盛，Kavalan 人是捕魚能手，其捕魚的範圍北上到基隆淡水，南下到花蓮臺東海面，有長形木船用網捕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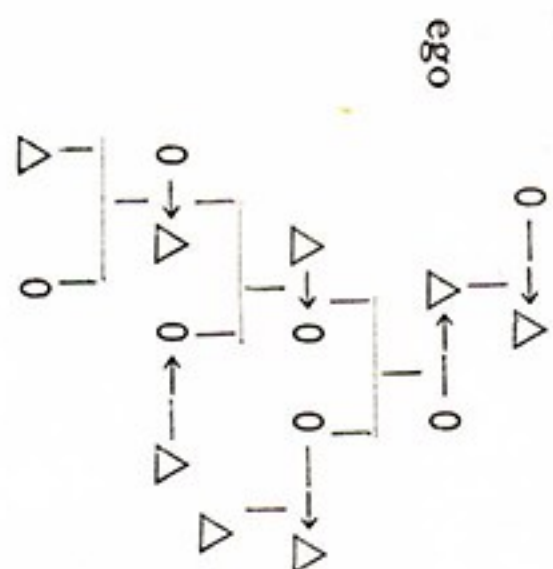
其原始曆法是根據生產活動而定，年中祭儀亦附加於農業過程之中。隨農作而展開的祭儀有播種祭，收割祭，入倉祭，和豐年祭等。其宗教特色是以祖先崇拜為中心，祭儀活動是祈求祖靈保護作物或產品豐富的以及家人安康為目的的手段。噶瑪蘭人把世界分為二，其一為靈界，有神（*natalai*），和鬼（*Kuit*）居住其間，他們常時保佑世人，但有時亦懲罰世人，惡靈叫 *tana-lalan* 是橫死者變成，往往留在人間作祟，人的靈魂叫 *tazusa*，住在頭上。有三種人是交通於人與靈之間，調和人靈關係，一為祭司叫做 *Kisaiis*，主持部落祭儀，祭祀神靈。另一為死人招魂安魂的 *Patokan*，是以祭祀鬼魂為職責。第三種是巫醫，能為人去魔治病，具有特殊之法力，巫醫依據其功力之大小可分兩類，其一為能放能收者，另一類為只能放不能收。以上為我們初步對 *Kavalan* 原始文化之一些認識。

第三個目標是要去看看 *Kavalan* 人漢化到什麼程度。這也是從現狀中去察看漢化之情形。當我提在蘭陽平原上的 *Kavalan* 人與漢人之間之類別時，所得到的答案總是相同的，「和我們一樣變成『人』了，沒有什麼不一樣」。這當然是常人的想法，在我構想中，我想從三方面去看，第一方面是社會結構上，我作了幾家系譜，以便了解其婚姻方向和承繼法則。第二方面是宗教信仰上，其信仰漢人宗教者對漢人崇拜之神之神話，神靈觀念，漢人的歲時祭儀，生命過程，日常禁忌以及信仰的設備作簡略的訪問和觀察。第三方面是關於他們的經濟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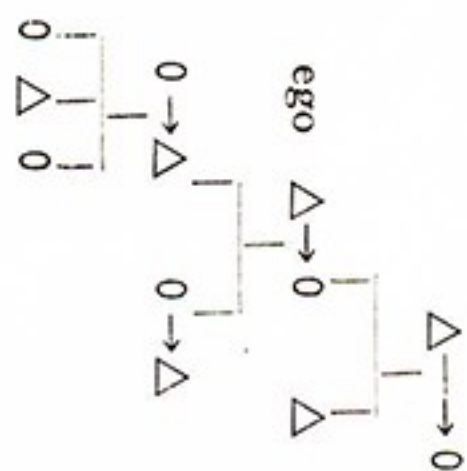
一、社會組織方面

幾戶系譜：

礁溪白石脚大竹園，郭樹荳家的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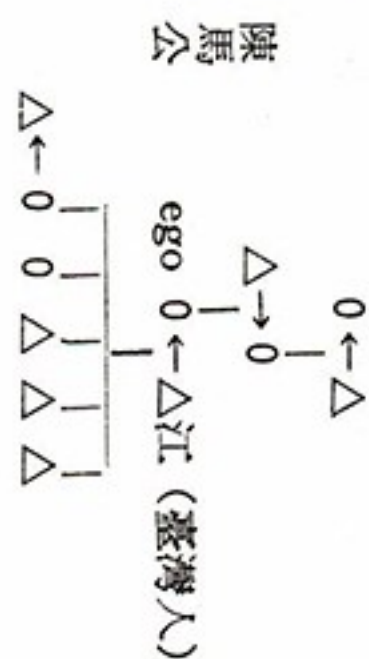


頭城合興里高黑皮



- 表示女性
- △ 表示男性
- 表示婚姻方向
- 表示親子關係
- ⊗ 表示死亡
- ego 表示報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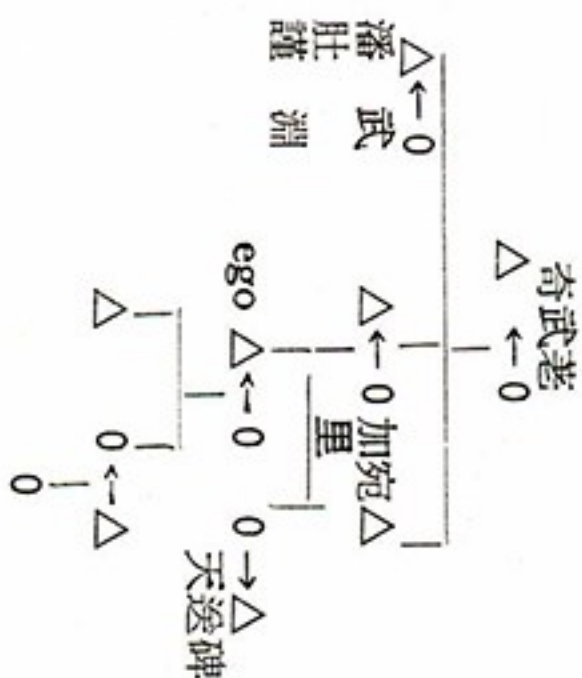
頭城合興里 偕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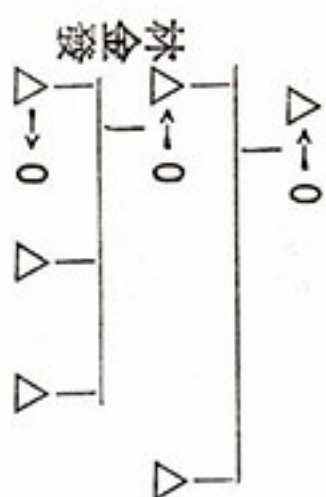
合興里 潘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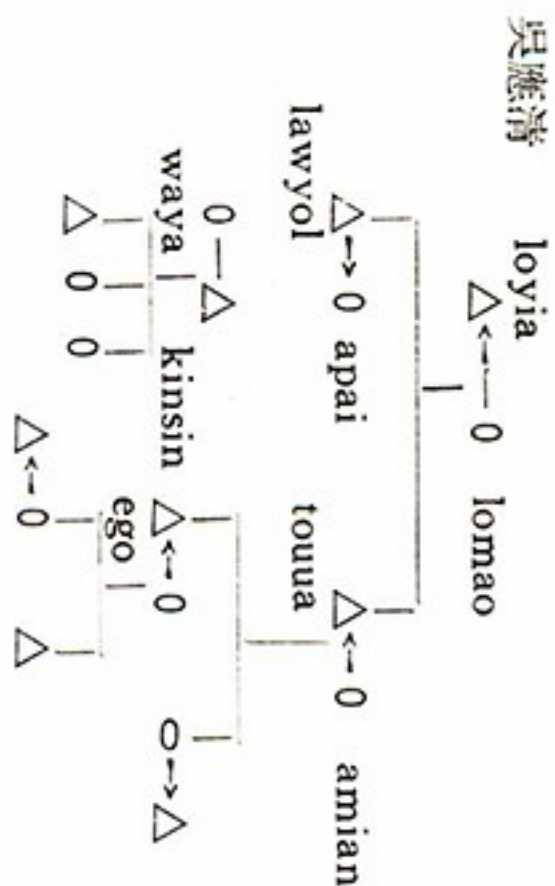
五結鄉流流社 林天送



五結鄉流流社 林金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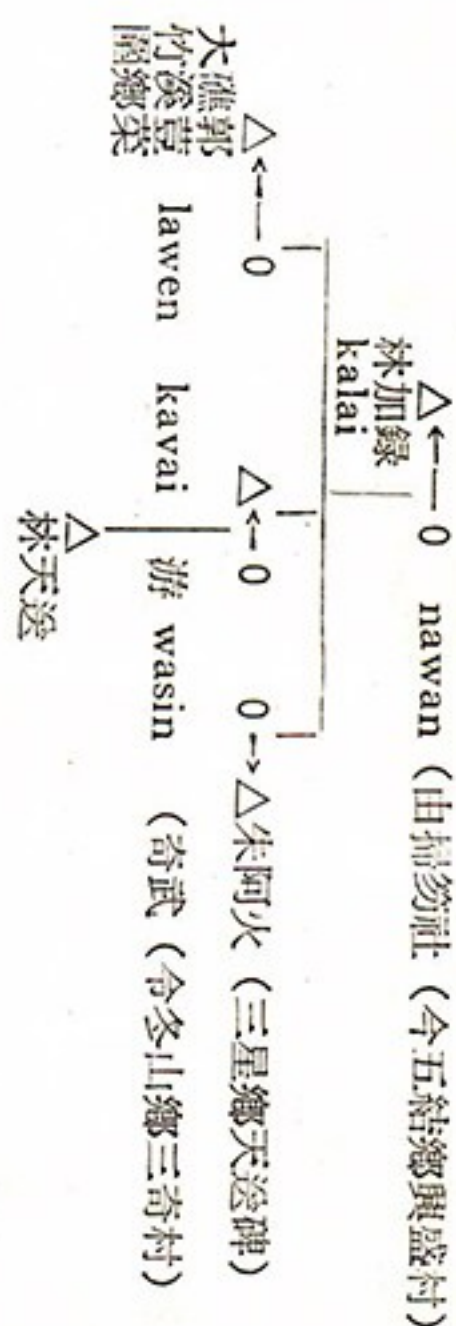
五結鄉興盛村 (掃笏社)



以上是八戶的簡單系譜，而我也只做了八戶，每戶在系譜中至少有一次出改招贅婚，有的可多至三次，有的是前幾代行之，有的却是現在年青人中，但這八戶中在現生的人口中都有贅婿在他們的家中，這八戶最先並非故意選一些較老的報導人在家而加以訪問而已，因為我去工作時，正值收割時期，人們都在田裡工作，如果不是巧合的話，那麼我們要考慮這種結果是不是能顯示蘭陽平原上的Kavalan人，其原始母系制度仍然作用在他們現在的生活之中，也就是已全部「漢化」的說法是值得考慮的。當然男娶女嫁的也是相當盛行，這可說是漢化的結果。

由婚姻方向的問題，他們的家族內包括了行嫁娶婚又包括了行招贅婚，實質上他們仍然是單系的，有時在男嗣缺乏時即以女嗣繼之。在觀念上，他們並沒有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的想法，在他們生男生女是相同的。從上述八家的例子看來，族間嫁婚仍然不通行，大體上仍然維持着族內婚的趨向。地域內婚由於族人甚少而且親戚的關係已到禁婚範圍之內，因此，婚域就擴大了，以林天送（五結鄉）家為例，其家在五結鄉流流，其家內人之婚姻範圍，有冬山鄉，三星鄉和礁溪鄉，這在普通漢人的家庭也是不常見到的，這主要可能是受「族內婚」的趨向所形成的。

流流社（今五結鄉的利澤村）



這種族內婚隨着噶瑪蘭人人口減少，以及族與族間關係已經分不清，因此，亦有與漢人通婚，或者與非漢人的其他種族通婚，如阿美族，排灣族和大陸來臺之苗族，漢人年青女子嫁到 Kavalan 人家中亦有，在五結流流一家中，有三個媳婦，其中即有一個是漢人，我問她婆婆她是否事前知道他們是平埔族，她婆婆說「是」，她的家庭亦知道，因為婆家是信基督教，因此該年輕媳婦亦隨其婆婆到教堂做禮拜，我去訪問的那一天正是她們剛從教堂作禮拜回來。

第二方面注意到的是在理論上說起來比較困難改變的宗教信仰，宜蘭平原上的 Kavalan 人本來是有其原始信仰。以祖先崇拜為中心以祈求作物豐收和身體安康為主要目標的固有宗教，但當他們與漢人接觸之後，他們的宗教信仰即改信漢人的宗教，如一八八四年左右馬偕牧師所述「現在平埔番的宗教是儒教的道誌，佛教的偶像崇拜及道教的妖魔崇拜的混合物，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自然崇拜及殘餘的迷信。現在有若干年輕人是中國最頑固的偶像崇拜者。」（臺灣六記 P.86），這種記述雖然有些偏激，但是，這可顯示當時（一八八四年左右）平埔族的宗教是接受漢人的宗教信仰。但是由於馬偕的傳道，因此，許多平埔族族人，近海地區的 Kavalan 人部份改信了基督教，有的就從馬偕而姓偕，而至今老人仍知偕牧師。

Kavalan 人的宗教信仰，雖然從原始而改信漢人的信仰，有些從原始，或漢人的信仰又改信基督教，有些又因基督教教會的廢置，而又回信漢人宗教。近年來由於天主教之傳入，又從漢人的宗教或基督教而改信天主教（見拙著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 P.43），噶瑪蘭人的宗教信仰一改而再改隨各地的情形而變。我們的重心是在他們接受漢人的宗教信仰的程度。

在三星鄉的月眉，天送碑以及莊園的廊後的集中 Kavalan 聚落較不受基督教的影響，而接受漢人的宗教，表面上看起來是完全接受漢人的宗教，但當我們訪問他們關於其所崇拜的觀音及關公王爺，有什麼神話或傳說時，則說「不知道」，為什麼要拜這些神？亦不知道，再問他們有多少種神？這方面的常識亦相當缺乏。雖然我們沒有作同年齡的，同性別的，同背景附近的漢人和 Kavalan 人來作這方面的比較研究，所以他們之間關於神的知識距離如何，或在這方面漢化的程度如何尚不敢說，大體上漢人的節日，如端午節，七月半，中元節八月半（中秋節）和年節等他們是過的，但什麼意義亦是不知道的，初一，十五亦上香敬神，祖先牌位前亦上香上菜，家內大體上都缺少神像，廳中神案上的設備亦不完全，亦有把祭祀祖先用的香爐用以祭祀神明，這都表示出其並未完全漢化。這也是同化之前不可避免的紛亂情形。

在生命的儀禮中，信仰基督教者則以基督教儀式，信漢人宗教則依漢人習俗亦延請道士。但亦有採用其固有信仰採用招魂安魂儀式者。人病則仍多用其原有之巫醫治病。總之，在宗教上，其外型上屬漢人信仰，但實質上，只是與其固有文化相類似的部份接受，但外表上加上漢人信仰

的因素，而若干純屬漢人的文化他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漢人在這方面，也接受平埔族的巫醫，在頭城鎮竹安有一漢人男子四十餘歲，則為 Kavalan 人的巫醫而出名的，他用 Kavalan 之咒語與儀式來為人治病。（所以在這方面可說是漢人接受 Kavalan 文化）。

第三方面我們所感興趣的是在經濟生活上。一般看來，他們比較貧苦，他們大體是以農業為主，從事水田農業，一般漢人對他們的評論是「他們比較笨他們比較懶惰，他們比較喜歡喝酒。」漢人是頭腦好，是勤奮的。所謂笨是指他們不會打算，也就是經濟觀念上和漢人不一樣。當然，這是漢人和他接觸後，至今大體上都會承認的事實，這種雖是表面上的不同，但我以為主要是「價值系統的不同」，也是想法上的不同，Kavalan 人對土地所有權並不像漢人那樣地重視，而對工作時加上娛樂，其娛樂成份仍然比漢人為高，這也是他們自己的傳統。因此，土地漸漸為漢人所有，而自己淪為佃農，而又由若干其工作不力，產量自然不高，所以，他們（在三星鄉，五結鄉，頭城鎮等）都沒有什麼私有田地，佃農為多，若自有土地，其產量亦不高，所以收入就少。另一方面，他們對儲存觀念較輕淡，沒有漢人那種為自己子孫着想，或者為將來打算的經濟觀念，他們比較現實，過一天算一天，儲存的食物就一下子用掉，這也是造成他們一旦有人生病或重大事故發生時只得用土地去換取現金，由於他們重視現實享受與漢人接觸後，漢人的物質生活又是較高，於是窮而更窮，有的連田都沒有得種，只是出賣勞力來生活。

他們居住與衣食若以附近漢人農戶為標準來相比，比起漢仍然較差，當然比之於居住在附近的泰雅族是要好多了。在海邊的諸聚落，遺留下來的 Kavalan 人多半有土地，每家約有三四分地，多者有甲餘地，若無地則遷往花蓮，臺東等地區。但在近山地區，如三星附近，遷往花蓮者沒有近海者多，因此留在三星者則多從事傭工為生，在羅東方向做工者為多。

三

宜蘭平原上的噶瑪蘭族，自清嘉慶初年漢人由吳沙率領下，由東勢地方前後開發，噶瑪蘭人全面與漢人接觸，因此，其漢化也已經有百餘年的歷史，其不能接受漢化者則紛紛南遷，而留在宜蘭平原上今日尚存的噶瑪蘭人之所以能在雄厚的漢人文化勢力下生活，而與其能吸收漢人文化是有密切關係，這些現存的噶瑪蘭族之如何選擇吸收漢化文化，以及其漢化過程與今日漢化的結果可能是我們將來作進一步調查時的重要問題，另有一點，我們也不能忽略，就是當地漢人文化有多少是受 Kavalan 文化的影響。

這一次為期約十餘日的初步調查中，我化許多時間在尋找那裡是平埔番聚落，以至沒有作深入的文化之調查，但從粗略的幾項察看中，我們可看出噶瑪蘭人在蘭陽平原上雖與漢人有一百餘年的接觸，但其並沒有「完全」漢化。固有的社會習慣，傳統的經濟觀念，價值以及傳統的想法，仍然作用於其行為之上，表現在其現在所有的文化之中，這些傳統有多少？為什麼仍然遺存着，都是研究文化變遷的人不能忽視的問題。

（一九六八、一二、一二）